

# 卷十一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寶翠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首飾歌舞人不同 化爲今日西陵灰  
 一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暗教君骨髓枯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首詩是青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古名石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 2941 (6)

2.4.8
8
4.8

双紅堂
小説
48(6)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鬪葉子敬濟輸金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此。姑。婦。之。若。足惱了一夜沒睡

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

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

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

我望着我手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赶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

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

金蓮學  
瓶兒之  
言妙在  
心思口  
角仍是  
金蓮之  
言若平  
心听之

金瓶梅 第五十一回

斜2971 (6)

原不難  
辨但恨  
時言者  
觸於怒  
而不暇  
矣

從認瓶  
兒為好  
入中推  
勤其不  
好如直  
寫出月  
娘信諛  
一時之  
轉念妙  
不答言

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使說：「你二娘這裡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

法難毒  
木見大  
在轉生  
人之疑

大妗子  
旁觀其  
清

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成了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裏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他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



人情皆借瓶兒不能辨不知瓶兒正妙在不能辨而西門慶知傷之也若然則瓶兒智出金蓮上矣非也瓶兒能慮不能辨

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赶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作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當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

非能亦而有不所以往受金蓮之累也

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惺惺伶俐沒便宜。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閒愁滿肚皮。

金蓮之此時已識破矣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終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睹身。哥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



洗日兩  
個可見  
諛人者  
雖輸亦  
只平交  
亦何憚  
而不諛  
人哉

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催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淫婦來？我這里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

薛姑子  
西門慶  
盤托出  
月娘  
委曲回  
護婦人  
一種偏  
執之性  
憤溺愛  
俛佛俱  
說不着

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巷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



便問看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益去一節告訢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開。應伯爵道：「也只在這九月裡就開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開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

當麼。他没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裡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逢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裡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子，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誰人家。」







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

籠絡得妙不獨保并西門慶月娘俱在其中矣

怕人笑話是大老官使錢撒漫之根

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友差人往衛裡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友。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回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話說。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

好。稱。呼。

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終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里尋你，每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里尋俺，每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腳東西，稍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隻鞋，起動保叔稍進

此家常  
閒話似  
無深意  
然非老  
婆作主  
人家決  
無此語

以此通  
家無分  
焉得宛  
然

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裕褹明日早起，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嚶，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实，桌兒不穩，你也撒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子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頑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頑罷了，舖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裡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教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隻手遞



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娘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友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叅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還要再談兩日兒西門慶

道胡說我這里尋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諗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陪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教了一回張生遊宝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筋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個曲兒典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兒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忪恹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



苦死心  
竟走何  
訪一有  
心便若  
難如此  
可見身  
世之難  
皆心所  
造

國家耳  
出歸房  
急情

去了吳大娘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趨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噯，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替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撮了個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就燈下，摘了頭上撒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

他人俱  
問只金  
連一猜  
便着妙  
甚  
妙語聞  
所未聞

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台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說了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便呢，聽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總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雌剩，髮昏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掩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總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



此處人  
只知其  
善生情  
設色作  
一回戲  
笑不知  
已冷  
伏雪  
子之脈  
矣非細  
心人不  
許讀此

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躡在衽席之上双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嗚嘔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棒或在粉臉上搯搯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搥搥起來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曾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蹲着一個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搥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闖他要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兒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呢何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闖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搥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哂來我這屋裏俛着

四六

他人只  
蠢然  
知快活  
而已到  
金蓮便  
有許多  
賞益計  
品妙人  
姦人

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哂了這一日亦發哂的沒些事兒西門慶于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擗着你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推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闔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



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磣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苔刮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樓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日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昏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

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樓相抱，交頭疊股，嗚啞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鷄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及替你啞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啞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椿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



辭上馬就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卽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

馬西門慶市井口談令人絕倒

是青雲白鵬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从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字，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做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

往東平胡太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兒擡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議至大廳上面

一種風  
流困倦  
情態寫  
得愜  
在目

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讀教語  
令人修  
行不及  
為歡不  
及奈何  
奈何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盡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繞聞。而吊者隨至。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

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鵠。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子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帑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正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拏

玳安兒  
竟有正  
景有上  
意後之  
能為小  
員外者  
非盡徒  
侍

我的官御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半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傳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没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亭當。教傳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林林小廝在外。逃胡行。乱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噪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御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林小廝。仰擁着拚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只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擡的

金蓮之  
動玉樓  
之靜月  
娘之情  
梅兒之  
隨人各  
一心  
各一口  
各說各  
是都為  
寫出

林林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溪。脚撒翻倒兩個。就確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待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副劃。沒是处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授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栗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里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貼。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



犬姐既  
死容又  
死情徒  
以父母  
之勢降  
伏其夫  
豈婦道  
哉後之  
不得其  
死有縣  
然矣

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  
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  
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  
熟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門他爹使  
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  
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  
我嚷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賠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  
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  
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  
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  
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

頭掃地捨起來我擎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  
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幾方兒與我敬濟  
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  
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  
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  
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銷銷江牙  
海水嵌入寶兒的又是一方問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  
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  
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  
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  
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心



夫妻輪贏都要拿出來何必賭騙法妙甚

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鬪子兒都是纏絡珍珠碎入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啞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起○個○窖○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闖○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闖○金○蓮○又○在○傍○替

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掉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終回房去了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青樓曉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共鬪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終放回家潘金蓮又早



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枕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攬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哄騙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要一遭試試。西門慶真個除去硫黃圈。

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肥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漫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線搯羊皮挑的金油鵝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没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怎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



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屣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欸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擗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板。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成受其精。二體俱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終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篋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覓篋頭哩。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篋家活。與他篋頭櫛髮。觀其

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篋了頭。又叫他取耳摺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此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裡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李



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裏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裏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綃帳銀鈎，水簾珊瑚，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闖了一回，忽見画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

映○前○先○說

以西門慶口腹豈啻一循而出之大巡便覺視焉上品

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樓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攬刀子。若不是怕說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箇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



異味人  
情于勢  
利乎吾  
所不解

教語益  
為此輩  
油手幫  
開現身  
說法不  
可作戲  
談閑話  
草上看  
過

一遭標  
受一遭  
之累擇  
交可不  
恤哉

一自誇  
一旁看  
實相知

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裏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箇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晷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

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啣坐下。只顧搦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搵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箇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則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帳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有甚大氣。槩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厮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厮拿來。咱每吃不一



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筋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筋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終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箇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鱔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剗的。」

四七

送來我且嚐箇兒着，一手拵了好幾個，過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拵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耽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頭。」頭他頭髮都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簪頭看看，好日子及日子就與孩子剃頭。」今連便交小玉取了簪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箇庚。」

此書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倫事之大小冷熱但世情所有便一筆判人



看了好日子剃頭却絕平將孩兒剃殺陰陽可不信乎不可信乎微詞遁出

開口便如天造地設絕无一語杜撰所以為妙

戊日金定委金狗當直宣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熬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七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總剃得光刀兒頭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嗽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慌手腳連忙說不剃罷下剃罷那小周兒說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上罷平白教進來剃上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嗽了半日氣終於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上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上還不擊回來等我打與哥上出氣于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要了你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

月娘恁恁接上妙在個中柱姐突恁插入趣在言外讀而噴飯者從只解得此文一半

賊引闖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咒與他吃妳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上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上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兩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上生日晚夕是自家生



敘語伯爵徒作戲說若今人說來便不以為戲矣

日怎的都搭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揸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眾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听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終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磣花子，你蚯蚓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諱我。半边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俵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個

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舉起琵琶，橫担膝上，啓

朱唇露皓齒，唱道：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悴損鏡臺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為他，就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樵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箇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攪刁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說人的。」

集賢賓



幽窗靜悄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  
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資燈昏香炷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自得  
奉承  
得巧伯  
爵殊有  
象

伯爵道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  
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怀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  
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  
你這回認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幾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箇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  
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為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

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滾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  
真

伯爵戲  
捨桂姐  
似平淺  
桂姐此  
事非西  
門慶所  
喜特留  
情不言  
耳西門  
慶不言  
而伯爵  
代言之  
正是大  
樂趣也

伯爵道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  
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唱兒你听風月事我說與你听如  
年程論不得假真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沽埋把  
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箇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提河  
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確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管生當下把桂  
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擗斷  
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毆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  
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



上生箇大疥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文白插  
一筆情  
景宛然

伯爵終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接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  
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

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為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  
作如何教我育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唱

琥珀猫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

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零

尾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番成做話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消  
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頂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

花了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準當下希太一連遞了  
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饗陸打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

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  
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惡泛七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

桂姐自  
家理短  
不敢十  
分認直  
若平日  
不知如  
何拌嘴  
矣



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还哄我哩杭州刘李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搯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及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就出來了在本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立到藏春塢雲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搂在怀中腿上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說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啓猩唇印啞了一回然後輕上擡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脫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

情中羞  
一痕眉  
子更洛  
希不化  
西門慶  
與桂姐  
雖欺心  
如故面  
實无心  
可該做  
伯爵說  
一混草  
草完事

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炭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本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上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上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所觀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擋着西門慶叫達上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上兩箇攪心的接到一答里了李桂姐道怪撥刀子猛的進來說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吃喝起來連後邊嫂子每都滾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



又作餘派

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總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箇依着搗依着搗也吊底子也不閉我事總走到那箇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箇不得人意的攬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足幹勾一箇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總得了事兩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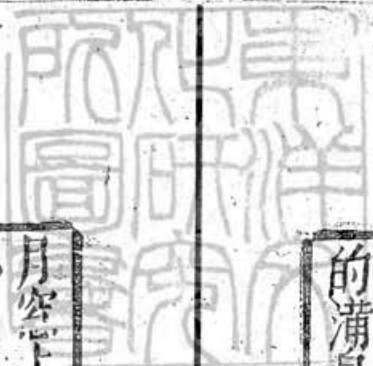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

月空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屋裡洗上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搗

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孫他孫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也兒教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帶就了不成俺三孀老人家風也勢也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





嬰易李  
三表情  
較有許  
多此論

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  
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匙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  
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  
大又擎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  
用筋子又揸了半段鱗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箇哩且嘗新  
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擎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  
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  
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  
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  
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破應伯爵連碟  
子都拊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箇兒我吃也將手拊一碟子

醉則醉  
事在心  
頭

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搗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  
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箇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總上來拿  
箸彈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葉欄三箇直吃到掌  
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苳白米水飯來吃了總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  
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  
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  
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  
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  
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  
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與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  
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教來與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



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鬧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  
 治了東道兒請姐七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姐兒孫雪娥大  
 姐桂姐眾人先在倦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  
 棋投壺吃酒耍月子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七大姐道爹又  
 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  
 眾人作了揖就拉过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  
 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于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  
 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眾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  
 惟金蓮独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  
 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睨見便悄悄  
 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蓋七的只怕跌了

個自諱  
必无心

柔情一  
拿便不  
烈而至

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  
 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  
 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嬉七向袖子中取出遞與他說  
 道大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  
 挨向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  
 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擎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  
 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箇耍子慌的敬濟趕  
 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  
 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

問得賊  
甚難覓  
不脫兒  
都好轉

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箇坐在芭蕉叢下花臺  
 石上打開分了兩箇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因使



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  
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骨牌兒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  
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  
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頭一壺好茶來不  
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說兒  
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來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兒裡那里  
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敬濟說没人你出來罷敬  
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又到  
洞裏就折疊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箇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  
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  
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

新兒東  
便東西  
便西天  
殺玉意

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  
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  
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脚的恠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一個大黑  
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噪耶噪把孩子丟在  
這里吃貓謊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  
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謊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  
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擎着枕  
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李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  
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謊  
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裡淨手去來金  
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箇貓來他想必餓了



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應天長

小院閒階玉砌墻隈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插

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

罷

話說陳敬濟典金蓮不曾得手悵快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庄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箇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廝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四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



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值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唱畢，劉太監舉盃勸眾官飲酒。安王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亮，響遏行雲，却不是箇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貧王，劉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觀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眾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

費妙  
在第三  
分快  
意

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

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隻手抱住，便親了箇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里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假意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易要奈何小丈母，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就敬濟口裡說着，腰下那該已是硬幫幫的露

猶喜便  
男因知  
婦人罵  
人必定  
驚而喜  
矣



敬濟一  
味急金  
道雖急  
又急不  
得更苦

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插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矣○直○情○露○矣○初還假做不肯  
及被敬濟纒垂教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越勢一手掀開金  
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被纏了一回臊水濕漉○又○下○一○註○更○  
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緊傍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  
得到根教金蓮倒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  
又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此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個達達連聲  
一個親親不住厮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牆外簌簌的響又有人說話  
兩個一閃而散敬濟雲情未已金蓮雨意方濃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  
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出  
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不多時西門慶  
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樓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

四八

曖昧處  
偏識破  
却又當  
而賤過  
窮得奇  
陰警人

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畱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  
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畱我也罷○嫌○你○惹你  
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經還未淨誰嫌你明晚  
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眠在炕  
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  
不答應一手樓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做○一○聲○使○不○着他牝戶道  
怪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温搭搭的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笑  
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澡牝去了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說得且  
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  
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皈依禮拜拈  
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



以二尼  
並大祝  
贊如刺

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映○出○胎○衣○ ○服○人○之○苦○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迸着氣，一口呷下，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捧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厮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乘，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政要

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王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迂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膾，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盪的被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纏纏言不可

月娘得  
子寫得  
並藥毫



不相干  
春秋妙  
筆

金瓶梅 十一卷  
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

帶宜同挽結同心

西門慶  
平日最  
鄙泊姑  
子今日  
忽自接  
來所謂  
愚人易  
惑也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心，你又忙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愿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西門慶便出迎，厮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

財主只  
一不若  
便令求  
者无所  
施其家

這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王說個無銀出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節。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哥小兒長養麼？」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纔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纔望個秋收。小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關，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子有甚愿心，正宜及早了當，管情交哥兒無灾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菴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我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



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口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裝，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三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以盡兄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但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趣。」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何分付。」老身

僧尼專  
拿神鬼  
嚇人故  
易使人  
怕怕則  
信信則  
從矣

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前日養官哥許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報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中生有夜了羅刹，常喜嚇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為。』如今小哥兒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菴中完愿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菴裡起經。」小王拿茶來吃。



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邊帶通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

福自天來定有根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浪淘沙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間起舞醉花花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零一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拏了此應

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裡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美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個儘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出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飯依恭拜但見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



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  
祇樹訪問緣絲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辨箇至誠心何處  
皇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錢

王姑子宣讀疎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  
餅餽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  
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勿勿 感謝靈神保佑功 更願皈依蓮座下  
却教闕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終半竿應伯爵早同常峙節來請西門慶笑道那裡有請吃早  
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纔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  
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

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峙節道哥今日既沒甚事故應哥早邀  
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  
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  
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雞宰鵝安排筵酒又  
叫下兩箇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二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  
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  
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  
苑

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  
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箇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



要通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  
 挽着韓金釧手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垂楊  
 邊一曲茶蘼架楚過大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  
 樹中間挨毒閣閣上各人題咏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又過牡丹臺臺上  
 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扁額都是名公  
 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却像錦被也是一片浮  
 在水面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聽月樓樓上  
 也有各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硃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  
 仙洞深幽廣潤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  
 頂一望蒲團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  
 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多虧  
 鋪叙 園林 在整 頗有 不似 肉臣 家一 味排 偶當 癡

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西門慶坐了  
 上位常時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  
 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裡話  
 三人吃穀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慘慘披幾寸青絲香馥馥着滿身羅  
 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遮莫金聲玉振正是但得傾城  
 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群芳綻錦鮮唱的嬌  
 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贊不已常時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  
 婦人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  
 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

好景色  
 著見此  
 語定不  
 能乎



伯爵送上金盃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  
 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  
 是主人第四是劍姐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  
 十個笑話講得好便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拏起金鍾一飲而  
 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  
 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  
 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  
 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西門慶大笑道好箇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  
 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共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  
 罰了兩盃眾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楊子  
 江到晚叫稍公泊別處罷這里有賊稍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

諺云言多語失  
 任伯爵  
 乖人巧  
 嘴亦要  
 說差况  
 不如伯  
 爵者乎  
 此作者  
 微意若  
 執伯爵  
 必不如  
 比便失  
 之矣

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稍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賊怎便識差了秀才道  
 賦便賦有些賊形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  
 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却怎的便罰十大盃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想原來  
 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  
 沒理會到被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自覺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  
 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的伯爵  
 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羞着常時節道多嘴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  
 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纔安心又  
 說孔夫了西符得麟不能發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  
 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却  
 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寔是無心西門慶笑



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道出一般也說錯了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紫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叨還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脫臉着臉待要使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及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樓了金釧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也盪得一盪兒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釧兒揉着頭聽了他一眼罵道花子你見來沒的扯淡敢是你家媽媽子倒挨驢的行貨來伯爵笑說道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間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箇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教道他你把生誓一塊塞在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箇依了他不想被

那誓盪得疼了不好過脫臉着立在門前一箇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樊噲粧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訖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牆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也走去蹲在他後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不防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

俱千古  
顛事

又深一  
僧尤妙



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得，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于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幫閒道：待我聞一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啞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眾人都笑了。常峙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眾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眾人歡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鬼，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裡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裡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終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已知

價

細  
何

致  
悠  
然  
有

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捨進來，緊緊抱住道：『親親，昨日丈母教我去觀音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飲酒了，我絕早就在雪洞裡張望，得眼穿並不見我親的俊影兒，因此拚着死，捱得進來。』」金蓮道：「碎說嘴的，你且禁聲，牆有風，壁有耳，這裡說話不當穩，便說未畢，聽絳裡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近走近屋裡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教陳敬濟你索去休，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教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尚兀是手艱哩。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三人吃的酪酏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



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的話來？」伯爵便取個大甌兒，滿匕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峙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便行。兩個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西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肺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下孩子，教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個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

費了半  
工天  
遮掩却  
又全體  
露出區  
藏頭露  
尾情景  
真令人  
噴飯

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上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裡，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箇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脈息。」多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裡，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却斗膽要瞧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但看何妨？」就教揭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



觀此則  
貧賤人  
有病萬  
萬不可  
服藥

白紋兜  
裝貴人  
作標價

是醫生  
常套忽  
然拈出  
令人捧  
腹不己

又觀一  
句更省

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含顰那任醫官畧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個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喚妳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個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個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此病症看來却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脉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已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

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已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個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下扁上寫着儒醫神術四個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箇箇飛得起的况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哩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個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得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個笑話兒講得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



金瓶梅 卷之四十一  
慶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個扁兒罷。」謝儀斷然不敢，又笑一回，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監，脈訣傳從少室君。  
凡為採芝騎白鶴，時緣度世訪豪門。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喜遷鶯後

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願歲歲共祝，壽壽北山高。

四九

却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為火炎肝肺，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栢知母為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裡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辰，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



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裡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楊州去。恐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討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了二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同到廳上。等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却是就要的李三道：家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開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于是兌收明。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翟管家麼？

李桂兒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翟管家。翟管家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乃未到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每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裡人情。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騰罷了。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曾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分付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



自得免  
已為萬  
幸又氣  
不慎免  
了別人  
罵婦人  
窄小肚  
腸如見

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  
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  
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  
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  
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  
處處，却為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  
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每到  
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總好。」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這小  
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  
家云說聲，免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罷，我不留  
你，你且家去說聲。」桂姐道：「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

分明誰  
誰都做  
正景說  
甚如

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眾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  
三官兒也少要招攬他了。」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再要招  
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  
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  
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  
道：「蟒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  
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  
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寫了蔡御史的书，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  
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條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  
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  
李。月娘同玉樓、金蓮眾人，將各色禮物，并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一



下皆天

十餘扛頭一日晚夕妻妾眾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  
 娘房裡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  
 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  
 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  
 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  
 兒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  
 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  
 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損不計其數約行了十來日早到  
 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  
 裡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  
 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捏酒和西

太師  
人教  
諸道

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  
 髓罢了其餘俱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真的拿上  
 酒來翟謙先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  
 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  
 來單為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又有  
 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好大人志但得去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  
 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  
 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惟拜做乾子定  
 然允從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設多時西門慶便  
 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  
 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



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排下煖床，綃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待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隨後總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箇朱紅盒子來，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王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省的住回人，權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

忽排入  
一箇員  
外似其  
無味蓋  
欲見以  
權門為  
斷者  
不獨一  
西門慶  
也觀教  
也字自  
明

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箇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卽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箇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却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箇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箇財主，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烟。門前寬綽，堪旋馬，闕闕鬼義，好豎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左右活屏風，一箇箇夷光紅拂，滿堂死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空掛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



西門慶  
家亦亦  
可謂富  
貴矣今  
以此相  
形便查  
純是市  
井暴發  
戶景家  
富貴寧  
有極即  
隱心焉

門迎珠履三千白。日間盡皆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得到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却不開中門。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箇箇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箇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絕。那裡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飯。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

獻媚者  
典受媚  
者焉得  
默然會  
心最有  
情景

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脚步兒放鬆些。轉箇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瓔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燦燦。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排排走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箇大猩猩。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箇美女。一個個都是官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幾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命。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



來西門慶朝上作了箇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箇禮日大紅蟒袍一套，官祿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攬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日，又瞧見擡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說了聲多謝，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他忙沖沖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又作箇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箇盹，恰好

當物  
時一種  
親愛情  
景亦易  
動人故  
本世慕  
勢利也

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箇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箇，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回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箇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四箇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典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卓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



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箇完西門慶終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誕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終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不敢再來求見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擎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正想箇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箇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頗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

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裡做此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鬚影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楚來楚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調戲親嘴啣舌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正是

雖然未入巫山夢

却得時逢洛水神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



娘眾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里？」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擎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未曾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厨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并典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帶不下家裡。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

吃藥後，暑覺好些。月娘一面收下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箇，是夕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太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應伯爵和常峙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箇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晉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峙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峙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箇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來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峙節

十兄弟  
內惟常  
二尚有  
良心



西門慶  
加手  
交人  
肯去  
豈空  
出一  
員外  
真信  
亦大  
笑不  
造化  
綜之  
正在  
常與  
愛如  
節恭  
看

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典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箇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曾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纏晚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他，怎麼失信？于是叫過兩箇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箇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箇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泪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繇不得你了，待咱脩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觀你就是了。兩箇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

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札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箇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灑淚辭謝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迳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門裡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裡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寔與兩箇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道：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并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



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箇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寔并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脩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個歌童在于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箇信兒没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總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揆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裡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果然是嚮邊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

效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箇名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箇小詞兒三人吃了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正是

狂飲風花弄影新鶯轉盡綺筵俱是筵前歌舞人

堂中亦有三千士他日酬恩知是誰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員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將春燕死了止看鴻一人正是

却說苗員自那日來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書房王六兒又日夜催逼

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

不得個會過苗員這日西門慶道這一個不見那一個

金瓶梅十一卷終